

官常典第二百七十三卷

翰林院部名臣列傳八

元一 王鶚

按元史本傳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尙書省移書恆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卽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尙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於保州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卽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關闕柴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

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爲位而哭庚申世祖卽位建元中統
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
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
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
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
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鵬遂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
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
知其非莫敢言鵬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卽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
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
十四諡文康鵬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
爲己之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
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孟攀鱗

按元史本傳攀鱗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爲西北路招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彥甫執不從後三日得實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鱗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
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平陽丙午爲陝西帥府詳議官遂
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勸上以郊祀天地祠
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宇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
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咨問諄諄後論王百一許仲平優劣對
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
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詔命攀鱗會太常議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
覽焉復以病請西歸帝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林學
士承旨資德大夫上護軍平原郡公諡文定

高智耀

按元史本傳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會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
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闊端鎮西涼儒
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
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
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
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卽位
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
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
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卽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
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
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
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

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析其間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答畫一敷對稱旨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爲之震悼後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國公諡文忠子睿

竇默

按元史本傳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旣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

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卽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奸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

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後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傳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傅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擬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兪吁咈古之所尙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鵠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

古今圖書集成
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詔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閻復

按元史本傳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殲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暉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肆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陞翰林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

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年尙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奸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旣敗詔有司陪其碑復等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卽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塚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遷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剌哈孫對帝大喜卽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餘如

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卽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諡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

劉敏中

按元史本傳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勿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鄉旣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旣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以水爲災輒發廩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戾奸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奸臣希

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卽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叅知政事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召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勿伸則戚形於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文簡

王構

按元史本傳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淵公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終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記叅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遣丞相伯顏伐宋先下詔讓之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悅宋亡構與李燦同被旨至杭取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於京師凡所薦拔皆時之名士十三年秋還應奉翰

林文字陞修撰丞相和禮霍孫由翰林學士承旨拜司徒辟構爲司直時丞相阿合馬爲盜擊死世祖亦悟其奸復相和禮霍孫更張庶務構之謀畫居多歷吏部禮部郎中審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尋以治書侍御史召屬桑哥爲相俾與平章卜忽木檢覈燕南錢穀而督其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盧溝駟度逾期禍且不測謂卜忽木曰設有罪構當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會桑哥死乃免有旨出銓選江西入翰林爲侍講學士世祖崩構撰諡冊成宗立由侍講爲學士纂修實錄書成叅議中書省事時南士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以疾歸東平久之起爲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勢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聞諸朝徙之北境學田爲牧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饑而責償不已構請輸以明年武宗卽位以纂修國史趣召赴闕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三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諡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子士熙仕至中書叅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

世其家

趙與熏

按元史本傳與熏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熏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熏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卽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諮訪與熏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熏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熏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間奧衡雅敬之與熏旣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巖贈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諡文

簡

劉廣

按元史本傳廣字熙載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肅爲右三部尙書廣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爲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彥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廣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遷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爲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廣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皇慶元年遷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爲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尊號廣獨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廣久典文翰當時大制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

爲朝廷所推重云

王思廉

按元史本傳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耀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掇立察等咸聽受焉帝嘗御延春閣大賚羣臣俸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十八年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卽位以來如李璫之不

臣豈以我若漢高祖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爲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卽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二十年陞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嘗疾賜御藥顧問安否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更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藩王乃顔叛帝親征思廉間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貞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大德元年成宗卽位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樞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工部尙書拜征東行省叅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爲集賢學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卽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恆山郡公諡文恭